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四十九至五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鉦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兼謄錄舉人臣李傳燮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四十九

城市內城南城

臣等謹按明代以前三門外為南城朱彞尊原書猶沿其舊內城祇列中東西北四城而無南城本朝規制內城外城各分五城與原書所載不同如原書自崇文街東單牌樓南起至王府大街路東止隸東城東長安門南沿城牆至西單牌樓雙塔寺

路南隸中城宣武門起至泡子街南隸西城今則俱隸南城謹于原書内移歸改正

原元寧觀在南薰坊有勅建碑明順天府志原在中城今移改

臣等謹案元寧觀在今南玊河橋東内有碑二一明天順四年編修陳鑑撰一隆慶辛未嚴州府知府郭九疇撰勅建碑無考其西有三官廟明嘉靖間建有修撰朱之蕃職方郎中申用懋二碑今並存

增怡賢親王祠在正陽門内東偏雍正八年

勅建一統志大清

增昭忠寺在玉河橋東南雍正二年

勅建祀

本朝王公大臣官員之全忠盡節者同上

增

世宗憲皇帝御製昭忠寺碑文　朕惟疆場用命因敵

愾以効忠行陣爭先值臨危而殉節追尋壯槪殊切軫

懷載建豐碑用光崇祀爾和碩敬謹親王尼堪等賦姿
雄毅秉性堅貞均際會於從龍各圖功於汗馬我國家
蕩平區寓命上將以專征綏靖邊陲張王師而撻伐戈
鋋所向旋見廓清貔虎前驅一惟奮勇或氣凌勁寇縱
横萬衆之中或志鋭先登出入重圍之内王公將帥既
赴義以如歸禆校卒徒亦銜恩而自矢勵致身之素志
蹈刃何辭耿報國之丹誠嬰鋒不顧芳名常著摛文宜
付於史官英爽猶生勤事允符於祀典乃者搆成棟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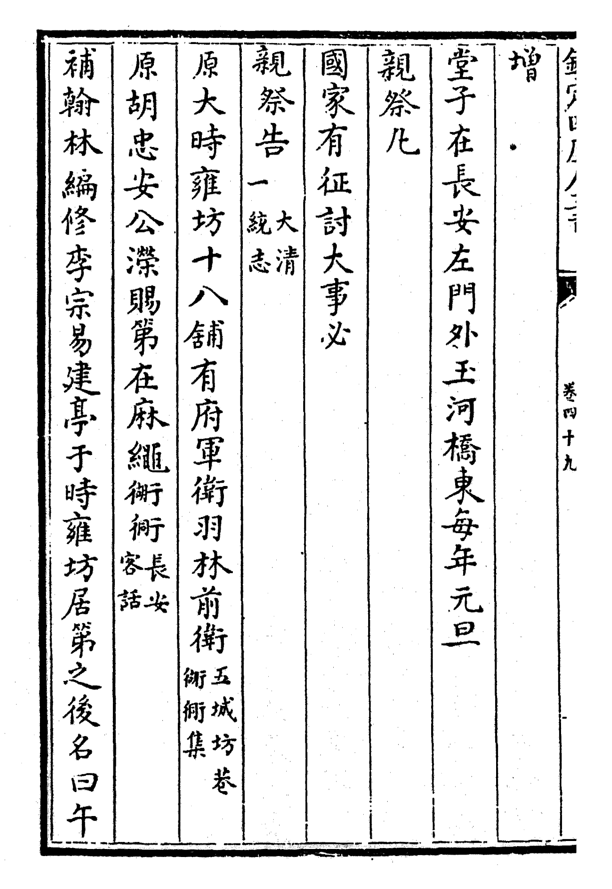
羅設几筵考厥官資定其位次握麈擁節並肸蠁於一堂擐甲荷殳得從班於兩廡懸之巨牓表厥忠勛錫以綸章昭兹節烈於戲華筵敞朗長迴日月之輝雕琰嵯峨永壯風雲之色聿傳久遠式載寵榮

臣等謹按昭忠寺内有表奬忠勲額東為化成寺

本朝雍正二年奉

勅建門額

皇上御書



增。

堂子在長安左門外玉河橋東每年元旦

親祭凡

國家有征討大事必

親祭告一統志大清

原大時雍坊十八鋪有府軍衛羽林前衛五城坊巷衚衕集

原胡忠安公濙賜第在麻縄衚衕長安客話

補翰林編修李宗易建亭于時雍坊居第之後名曰午

風南城羅侍讀景鳴隸書其上園廣數畝繚以周垣徑西南而入正扗為舍三楹藏經史圖籍亭在舍之南數尋扗向望之若舉葢然環植桃李間以雜卉叢竹亭稍扗為小地上横木為橋引井水自渠而入可蓄可洩熊峯集

以上三條原在中城今移改

臣等謹按午風亭今無考

原首善書院在宣武門內左方對城天啟初鄒公南臯馮公少墟兩先生為都人士講學之所葉少師臺山撰

碑董宗伯思白書黨禍起魏忠賢矯旨毀天下書院踣碑碑碣即其地開局修歷燕都遊覽志

原都察院左都御史吉水鄒先生元標副都御史三原馮先生從吾萬歷初各以建言予杖去里居講學四十年泰昌初徵入掌憲公暇輒會講城隍廟僉議建書院宣武門內城下御史周公宗建董之講堂三楹後堂三楹供先聖陳經史與律以天啟二年十一月開講至四年六月罷講御史倪文煥等詆為偽學疏曰聚不三不

四之人說不痛不癢之話作不深不淺之揖散不冷不熱之餅乃碎碑暴於門外毀先聖主焚棄經史典律於堂中院且折矣崇禎初倪等伏法院遂以存後禮部尚書徐光啓率西洋人湯若望等借院修歷署曰歷局帝京景物畧

原京師首善之地琳宮梵宇鴟吻相望獨無學者敬業樂羣之地往時羅文恭徐文貞講學率借僧舍誠大闕事也天啓二年御史臺諸公搆書院一所於宣武門內

東牆下南皐少墟兩先生朝退公餘不通賓客不赴宴會輒入書院講學一時士風為之稍變未幾逆璫用事郭允厚朱童蒙輩相繼論劾以講學為門戶及楊忠烈劾魏忠賢疏上黨禍大作善類一空而御史倪文煥遂奏請毀書院棄先師木主於路左左壁有記為葉公向高文董公其昌書並碎焉書院既毀逆祠乃建矣春明夢餘錄

原書院之設莫盛於元設山長以主之給廩餼以養之

幾遍天下其在京師者有太極書院明初各省俱有書院自張江陵當國始行嚴禁江陵沒後復稍稍建置一時著名者徽州江右關中無錫至天啟中京師始有首善書院不知者統謂之東林但借東林二字以害諸君子葢東林乃無錫書院名也宋楊龜山先生所建後廢為僧寺顧涇陽先生憲成自吏部罷歸購其地建楊先生祠同志者相與搆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忠憲數公開講其中立為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為教然

躬與講席者僅數人時涇陽先生已辭光禄寺之召不赴於新進立朝諸公漠然無與也逵忠憲起為總憲疏劾御史崔呈秀之贓呈秀遂父事忠賢日㗖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既而楊左諸公文章劾璫璫益信諸人之言不虛也於是遂首毀京師書院而天下之書院俱毀矣同上

原崇禎壬申夏華亭董先生名起入都予請先生重書碑一通先生䁥然曰何必然曩時蓋書兩碑其一搥碎

其一王廷評應遴搴勒藏辟閒第搜而出之足矣余亟徃物色之則先是為某侍御葺而庋之中城察院署中尚無恙也燕都遊覽志

補鄒南臯馮少墟建首善書院於京師巡視周季侯成之講學以來四方之士掌科朱五吉郭默清論之兩公去國掌科亦外遷奄人執柄朱郭以監司超升京秩書院拆毁言者詆之不啻巢窟夫京師縉紳雜沓之地一開講學賢奸並進不能不為政蠹徐華亭靈濟之會已

叢議於前矣朱郭意在去兩公初不因講學起見然兩公寔亦多此一事也黄忠端說畧

原葉向高首善書院記　首善書院者御史臺諸君所敘為南臯鄒先生少墟馮先生講學所也額曰首善者以在京師為首善地也古之所為教學則庠序學校盡之矣當其時里黨之所習師儒之所修明舍三德六行五倫之外無他物也自鄒魯始言心言性言道德仁義而其指歸不出於孝弟時庠序學校廢而賢人君子之有志於學者始欲得聖人為之依歸以共維世教於不墜其上下之相為補救如此漢唐以來以雜途詞章取士置德行倫常於不講至宋而濂洛關閩諸儒乃復續鄒魯之微言轉相授受鹿洞鵝湖始有書院以聚徒講學亦杏壇之遺意也明興設科羅才雖取詞章而學宮功令載在卧碑者一本於德行至以明倫額其堂其大

指與三代同而未流之弊逐功利而迷本真乃反甚於漢唐賢士大夫欲起而維之不得不復修濂洛關閩之餘業使人知所向往大都通邑書院所在皆有獨京師無一敬業樂羣之地葢二百餘年於茲矣夫大學之道明德新民歸於止至善其釋止至善首言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其重邦畿如此而要其所止又不外於君臣父子之倫葢聖人之教人明易如此夫惟君臣父子之倫明而後朝廷尊朝廷尊而後邦畿為四方之極此之謂首善非他通邑大都之所得比也二先生惓惓於此舉意念深矣吾閩鄒先生之學深叅默證以透性為宗以生生不息為用境地所詣似若并禪機元吉而包括於胸中馮先生之學反躬實踐以性善為主以居敬窮理為程其識力所起又若擧柱下竺乾而悉驅於教外要之於規矩準繩倫常物理尺寸不踰與世之高談性命忽畧躬行者大相徑庭則二先生師世淑人之模範又無不同故凡詣鄒先生者盎然如太和元氣之薰蒸其

見吾先生則屹然泰山喬嶽今合二先生振鐸於邦畿又適值聖天子道化章數純接堯舜一時名流濟濟如龍淵鍾先生輩相與倡和共明君臣父子之倫使凡有志大學者毋以至善為荒唐而唐虞三代之治可復還於今日則其補於世道豈淺鮮哉書院在大時雍坊十四鋪貿自民間為金一百八十兩皆五廳十三道所輸經紀其事者司務呂君克孝御史周君宗建以天啟二年某月某日開講是為記　蒼霞草

原向喬建首善書院上梁文　天子正南面而治作之君作之師庶民適皇極之猷有其歸有其會故修身為本實是無他建學明倫三代則共若人生之不可無飢食渴飲如天道之未嘗已月恆日升今皇帝聖敬緝熙天縱睿哲經筵寔著之無怠典學終始以有常誠見精一執中本上古相傳之純明新至善當天命顧諟之勤自有帝而之王歲皆餘子五百若自聞而合見臣執踵其二三表有都御史臣元標副都御史臣從吾有道而

見為覺之先懐股肱之惟人豈有主有倡而臣無和進畝畒之所樂正欲上見君而下見民爰開木鐸之壇大集烏嬰之侶究仁義之條貫講道徳之本原爰匯徒以其窮義達道之真不變塞於泉石實欲以其草偃風行之尚開民止於邦畿惟是鹿洞鵝湖人易分為門戸蜀支洛派動或至於參商議者雖憂於末流論人當覩其所以今皇帝若曰以道出治朕方志於風動時雍優仕則學臣正資其後先啟沃惟臣元標臣從吾念京師厥惟首善在彼都轂為民望日雖羣萃夫冠紳初實假館於禪舍地則偪隘道亦異同既奉渙赫之明綸宜開革翬之壯觀爰得城南之宅遂搆書院之區維大學士臣向高仰體聖懐下同臣徳爰摛文以作記將垂訓夫來並約閻攸芋上梁迪吉伏願上梁之後庶民興而大經正道徳一而風俗同親上尊君生其固有成徳有造歸於達材福祿如茨單厚孔固　鏡山集

原馮元颷首善書院感舊作　維貞皇帝神授符謡出

明光傲大儒有臣元標首應詔誰並進者臣從吾一時諸儒相繼入王道蕩蕩民所趨貞皇雖逝嗣皇少擧之日出時未晡諸儒謂可覩上治力崇正學開榛蕪請為天子建書院揭以首善天之衢漢唐宋代何足數升堂入室泗與洙當使亂臣賊子懼如陸有執水有桴豈無屓贔相錯列能由是路亦吾徒越歲壬戌饗進士臣颺蒙與諸臣俱二十為學志方壯晨起與激遵修途少焉諸儒次第入鳴鐘擊鼓聲鋪于衣冠肅對寂未語森若披古聖賢圖儒者寧盡濶世務憂天往往多訏謨乃知名教自足樂照耀萬古焉可誣彼謂人者亦太甚曰宋之敗由程朱封疆在今多事日褒衣博帶何其迂軸臣向高為此懼手自伏疏陳青蒲誰為此言告陛下當付之史法當誅天子寛仁置勿問忽見白日舞妖狐嗚呼諸儒死不恨宣尼衆主誠何辜乙丙之際不可說故老欲哭徒嗟吁丁卯八月聖人出讒者慄慄憂頭顱臣颺再入尚書院門外細草翔啼烏聖人豈不重經術時危

未暇陳蒼猢竊見京師富梵舍口語以唄拜以賧亦有高閣祀天主譚兵治歷喧齟齬獨使書院屏勿事臣颺敢復惜散軀卿雲縵縵天子都諸儒蚩蚩應未徂大道經天終有孚幸甚為念臣區區　帝京景物畧

增朱彝尊跋首善書院碑　萬歷丁酉先太傅文恪公偕福清葉文忠典應天鄉試得華亭呂公原先生卷先文恪欲置第一文忠謂是卷文雖高恐不得第欲以所擬第二人領解先文恪曰此時文爾雖第與不第等未若不第者之文其人必以學行聞於時遂定先生卷第一後先生試禮部輒擯落謁選入官工部司務是時鄒忠介馮恭定講學京師於宣武門内大時雍坊建首善書院先生與周忠毅董其役而先大父時為都察院照磨實經營之及書院成文忠作記董文敏書之則先大父已遷官故未得書於石也繼而羣小交攻毁書院而碎其碑傳聞碑初立時裱搨一十三紙而先生藏其二至崇禎壬申文敏起自田間桐城孫舍人國敉請重書

是碑文敏謂曩曾書二碑一置書院一為王評事應遴摹勒藏壁間為御史某從置中城察院官舍訪之果存其後西洋人借書院以為歷局久之遂踞其中甲申春李自成入冦中城所藏之碑亦不可問矣康熙辛酉予復主江南鄉試先生之孫嘉先持搨本見示又六年嘉先子天右持至都將重勒上石請予跋其尾予毋華亭唐文恪公孫也先君安度先生侍先太傅於京邸兩家結婚呂先生寔為行媒今兩家子姓仳離坎壈先代賜書俱已零落而先生後人猶能於兵火之餘裝潢是碑守以勿失摹而刻之俾覽觀者仰先儒之典型可以識君子小人存亡進退之故是碑傳書院雖毀安知無有復之者則嘉先父子之功不可泯已　曝書亭集

補綠雨樓陸文裕深舊邸也在正陽宣武二門之間東曰素軒北曰潛室其中為書窟文裕記載集中今已失

其處（改蟲齋雜疏 以上九條原在中城今移改）

臣等謹按綠雨樓今無考

增時憲書局在宣武門內天主堂西即明天啟二年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所建首善書院後禮部尚書徐光啟借院修歷名曰歷局

本朝仍令西洋人居此治理時憲書（大清一統志）

臣等謹按天主堂明萬歷二十八年建

本朝順治十四年修康熙五十一年重修乾隆四十年

燬於火四十一年重建門額曰通微佳境并亭內

碑銘均

世祖章皇帝御製殿中扁曰萬有真元聯曰無始無終

先作形聲真主宰宣仁宣義聿貽拯濟大權衡

聖祖仁皇帝御書西偏為時憲書局有扁曰勤慎可嘉

世祖章皇帝御書門額曰天文歷法可傳永久堂中扁

曰密合天行曰盡善盡美後廳扁曰聲清氣和聯

曰雲從高處望琴向靜中彈皆

聖祖仁皇帝御書

增

世祖御製天主堂碑記　易序卦革而受之以鼎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鼎之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是以帝王膺承歷數協和萬邦所事者皆敬天勤民之事而其要莫先於治歷定四時以成歲功撫五辰而熙庶績使雨暘時若民物咸亨道必由之剏闢創之初貽式九圍貽謀奕葉則治歷明時

凾正位凝命之先務也粤稽在昔伏羲制干支神農分
八節黃帝綜六術顓頊命二正自時厥後堯欽歷象舜
察璣衡三統迭興代有損益見於經傳彰矣而其法皆
不傳若夫漢之太初唐之大衍元之授時俱號近天元
歷尤為精密然用之既久亦多疎而不合蓋積歲而為
歷積月而為歲積日而為月積分而為日凡物與數之
成於積者不能無差故語有之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
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況天體之運行日月星辰之

升降遲疾未始有窮而度以一定之法是以久則差差則敝而不可用凡歷之立法雖精而後不能無修改亦理勢之必然也自漢以還迄於元末修改者七十餘次創法者十有三家至於明代雖改元授時歷為大統之名而積分之術寔仍其舊及乎晚季分至漸乖朝野之言僉云宜改而西洋學者雅善推步於時湯若望航海而來理數兼暢被薦召試設局授粲奈衆議紛紛終莫能用歲在甲申朕仰承

天眷誕受多方適當正位凝命之時首舉治歷明時之典仲秋月朔日有食之特遣大臣督率所司登臺測驗其時刻分秒起復方位獨與若望預奏者悉相符合及乙酉孟春之望再驗月食亦纖毫無爽豈非天生斯人以待朕創制立法之用哉朕特任以司天造成新歷勅名時憲頒行遠邇若望素習泰西之教不婚不宦祇承朕命勉受卿秩洊歷三品仍賜以通微教師之名任事有年益勤厥職都城宣武門内向有祠宇素祀其教中

所奉之神近復取錫賚所儲而更新之朕巡幸南苑偶經斯地見神之儀貌如其國人堂廡器飾如其國制問其几上之書則曰此天主教之說也夫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講求者精一執中之理至於玄笈貝文所稱道德楞嚴諸書雖嘗涉獵而旨趣茫然況西洋之書天主之教朕素未覽閱焉能知其說哉若望入中國已數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潔始終不渝孜孜之誠良有可尚人臣懷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

其事者也朕甚嘉之因賜額名曰通微佳境而為之記
銘曰大圓在上周迴不已七精之動經緯有理庶績百
工於焉終始有器有法爰觀爰紀惟此遠臣西國之良
測天治歷克殫其長敬業奉神篤守弗忘乃陳儀象乃
搆堂皇事神盡虔事君盡職凡爾疇人永斯欽式
增天主堂在宣武門東搆於西洋利瑪竇自歐羅巴航
海九萬里入中國崇奉天主所畫天主乃一小兒婦人
抱之曰天母其手臂耳鼻皆隆起儼然如生人所印書

冊皆以白紅一面反覆印之字皆傍行其書裝法如宋板式外以漆革護之外以金銀屈戍鈎絡所製有簡平儀龍尾車沙漏遠鏡候鐘天琴之屬春明夢餘錄

原太極書院元中書行省楊惟中建明一統志

原中書楊忠肅公惟中立周子祠建太極書院俾師儒趙復等講授公遂知性理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元名臣事畧

原趙仁甫本宋人被俘居燕其經學文章雖李敬齋元

遺山亦推讓焉　静卷筆録

原郝經周子祠堂碑　道之統一其傳有二焉尊而王其統在位則以位傳化而聖其統在心則以心傳位傳者人人得之故常有在不忘心傳者非其人則不可得是以或絶或續不得而常也三代而上聖王在位則道以位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已三代而下聖人無位則道以心傳孔子顔曾子思孟子是已周室東亡秦人西并袛一王位屹為爭奪之具得之者非血戰之豪傑則推刃之子孫其心則蠱於佛老散於辭章弊於法律嘗於功利壊於智數聖人不作强有力者挈位而不置不復傳道而道統紊矣千有餘年之間學士大夫致志用力掇拾殘斷崎嶇章句不為不勤其獨造自得力探特詣以道自任者如揚王韓歐絶無僅有雖競於一時而其學不復傳是以終不能永聖人之統續而復絶也剥蝕糜爛之餘憤踣撐裂之極獲聖人之心紉緝道緒

傳諸其徒益久益彰者有宋舂陵周子而已其學不知其所自不事章句不工文辭不務決科沛然一致諸道躋蹐孔孟之後瞰視羲文之前揭振本根後泐土苴範圍天地窮神知化盡性至命創為太極一圖申明大易先後天之幾著通書數十章指陳聖學之極致發前聖之蘊與先儒之所未言為道學宗傳心之統蓋其欲慮靜畫極於精一篤於純誠遂造高明乃能如是故太史黃庭堅稱其為人如光風霽月其瑩絕洞出猶可想像一傳而得程顥程頤張載再傳而得楊時游酢李之集大成於朱熹泛濫充瀰洋溢旁薄君相服膺師儒鼓篋而學者遍天下六經語孟各為傳註性理象數各為論說正千載之訛復一貫之道既傳諸其徒又傳諸後世又傳諸外國迄今二百餘年莫不知義理之所在各為一太極反諸吾身各有一易使人人自至聖域而不以為窮由漢以來未之有也祠祀之禮盛於江南而未至於河朔今領中書相國楊公始嘗其學乃建太極書院

於燕郡立祠於院以祀周子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歲時釋菜尊為先師燕自安史之亂暌隔王化者將四五百年至於孔孟之祀亦將廢墜一旦祠祀道學宗師而以其徒配禮秩文采聳動幽朔尤近世所未有也嗚呼道統為不亡矣祠既成適經貳於公而徵銘焉遂序其事而為之銘周子諱敦頤字茂叔湖南道州人仕至虞部郎廣東提刑分司南京卒於江州嘗築堂濂溪以自名故門人號為濂溪先生銘曰析木之津上扶斗極周子有廟復一太極民不鄙夷會歸有則渺渺絕緒如絲伊縷聖遠弗續人徒而棼祇揭其波不探其源縱尋斧斤自戕其本舍轍而車血手操吻客氣賈勇莫不債顛過高好奇語於誕空看鳥應人自忘其躬不及與過背失乎中聖心有端聖學有要無欲而一乃造其妙無極之真根柢兹道道有一極極盡無餘轉斡化府推演神樞天地人物埏埴貯儲心死不傳乃載於書六經一易道統之集渠析山穎千載寥閴無為升堂更孰入

室日下有日五星聚奎發源湖南泒別江西肩顏踵孟
傳心仲尼伊洛湯湯會為一水復生晦翁又一程子坦
坦一道昭昭一理太極有圖通書有章遂令燕雲亦如
判揭嗚呼盛哉吾道之光　陵川集

原又太極書院記　書院之名不以地以太極云者推
本而謹始也書院所以學道道之端則著於太極宓羲
畫易以之造始文王重易以之托始孔子贊易以之原
始至於濂溪周子之圖易則又以為動靜之奥陰陽之
根建極承統開後世道學始今建書院以明道又伊洛
之學傳諸北方之始也一以為名五始並見則幽都朔
易復一太極也初孔子贊易以為易有太極一再傳至
於孟子後之人不得其傳焉至宋濂溪周子創圖立說
以為道學宗師而傳之河南二程子及橫渠張子繼之
以龜山楊氏廣平游氏以至於晦菴朱氏中間雖為京
檜侂冑諸人梗踣而其學益盛江淮之間粲然洙泗之
風矣金源氏之衰其書浸淫而北趙承旨秉文麻徵君

九疇始聞而知之於是北方學者始得見而知之然皆弗得其傳未免臨深以為高也庚子辛丑間中令楊公當國議所以傳繼道之緒必求人而為之師聚書以求其學如嶽麓白鹿建為書院以為天下標準使學者歸往相與講明庶乎其可乃於燕都築院貯江淮書立周子祠刻太極圖及通書西銘等於壁請雲夢趙復為師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選俊秀之有識度者為道學生推本謹始以太極為名於是伊洛之學遍天下矣嗚呼公之心一太極也而復見一太極學者之心各一太極也而復會於極畫前之畫先天之易盡在是矣使不傳之緒不獨續於江淮又續於河朔者豈不在於是乎 以上是公之心也學者之責也其惟勉旃 同上 五條

原在存疑門今移改

朱彝尊原按濂溪祠太極書院寰宇通志一統志

但云在城內而未詳坊市所在

臣等謹按太極書院其地雖無可考而春明夢餘錄敘述於首善書院條內故附於此

原南之右曰順承門輟耕錄

原至正二十四年白索珠扈從皇太子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間故道往冀寧九月朔宦官蘓龍裕勒潛送宮女博果岱出自順承門以達於皇太子元史順帝紀 按白索珠舊作白鎖住今對音譯改蘓瓏唐古特語守護也裕勒地方也舊作思龍宜博果岱蒙古語麥也舊作伯忽都今俱譯改

原明兵逼京師詔賽音布哈以兵守順承門元史本傳 以上

三條原在宮室門今移改

臣等謹按順承門明正統間改曰宣武

本朝因之今人猶稱為順承門

增慶元樓在順承門內街西析津志

增麗春樓在順承門內與慶元樓相對乃巴延太師之府第也同上

增朝元樓在順承門內近石橋慶元樓北同上

臣等謹按慶元樓麗春樓朝元樓今俱無考

原阜財坊四牌二十舖過象房橋有王恭廠燕山左衛真如寺承恩寺圓洪寺保安寺望鄉臺五城坊巷衚衕集 原在西城今移改

臣等謹按象房橋今仍其名王恭廠廢今僅有前後王恭廠衚衕之名燕山左衛無考真如寺在今頭髪衚衕內有碑一明萬歷三十年諭德黄輝撰

承恩寺

本朝康熙年間毀於火後殿三楹東廊房三楹康熙五十四年僧智性重建前殿三楹西廊房三楹乾隆十二年僧德明重建圓洪寺久廢今其地猶名圓洪寺街保安寺在今保安寺街寺內有磬二一鑄明正德五年製字一鑄明萬歷四十六年製字望鄉臺今無考

原象房在宣武門西城牆北每歲六月初伏官校用旗鼓迎象出宣武門濠內洗濯長安客話

臣等謹按象房今隷於馴象所

補象房弘治八年修葺工部志

原象初至京先於射所演習故謂之演象所而錦衣衛自有馴象所專管象奴及象隻特命錦衣指揮一員提督之凡大朝會役象甚多駕輦馱寶皆用之若常朝則止用六隻耳所受禄秩俱視武弁有等差其在象房人有入覩者能以鼻作䕫栗銅鼓聲觀者持錢畀象奴如教獻技又必斜睨象奴受錢滿數而後昂鼻俯首嗚嗚

出脎將病耳中先有油出名曰山性發則預以巨緶縻縶之管象房緹帥申報兵部上疏得旨始命再驗發光祿寺距其斃已旬餘穢塞通衢過者避道大庖何嘗需此殘骼京師彌文大抵皆然也 野獲編

原令朝廷午門立仗及乘輿鹵簿皆用象不獨取以壯觀以其性亦馴警不類它獸也象以先後為序皆有位號食其品料每朝則立午門之左右駕未出時縱遊齕草及鐘鳴鞭響則肅然翼侍俟百官入畢則以鼻相交而立無一人敢越而進矣朝畢則從如常有疾不能立仗則象奴牽詣他象之所而求代行而後他象肯行不則終不往也有過或傷人則宣勅杖之二象以鼻絞其足踣地杖畢始起謝恩一如人意或貶秩則立仗必居

所聚之位不敢仍帝位甚可怪也六月則浴而交之交以水中雌仰面浮合如人焉蓋自三代之時已有之而晉唐業教之舞及駕乘輿矣此物質既麤笨形亦不與而靈異乃爾人之不如物者多矣　露書

原象入北土從不生育近年京師象房生一象人以未見其交而孕爲異閱曲靖程兵備于周容滇偶筆乃知象孕十二載乃生來滇始見十二載耳　雲谷臥餘

原獸之蠢者莫甚於象然其性最警立仗有疾則詰他象求替入朝遲誤則伏而受箠有罪聚降則退立所聚之位不敢復居故班行止舉動一受象奴之意言物之最靈又莫若象也許氏說文謂象三歲一乳而段氏酉陽雜俎則謂象孕子五歲始生程氏容滇偶筆則云孕十有二載乃生其說各異程氏又言象必擇人跡不到處交感鄺氏赤雅則言象交於水卷樹葉蓋之見人則羞必起逐之今京師洗象觀者且千人相傳洗時必交於水殆不然也　兩京求舊錄

增王繼臯六月九日宣武門外看洗象十韻　舞獸象恩澤奕燕湯沐拖金吾開衛仗玉殿鞁朝儀旗鼓捷池漲喧闐男女窺沉浮山起伏噓吸雨紛絲垂首欲先浴前蹤戀久嬉鷩波魚杳杳遠影燕遲遲兩岸人如壁連鑣官共隨齒姑泥內石角避水中㳬湧漭馴人意潛涵伏火時載歸毛骨殊飛上萬年卮　帝京景物略

原王恭廠著在都城之西南隅天啟五年六月忽大震拔大樹二十餘株根在上而梢在下近廠房屋傾倒木在上而瓦在下殺數千人乃改卜於西直門街北建廠熹廟賜名曰安民　燕史

原天啟六年五月朔人或見都城隍廟唱名摩載門火神廟紅毬滾出次前門城樓角有數千螢火忽併合如車輪至初六日巳時王恭廠災震初作乾清宮御案皆碎建極殿飛瓦殺人御史何廷樞潘雲翼被震死全家覆入土中自順承門大街北至刑部街盡為齏粉有女人衣飾盡而身存其同作頭去比肩無恙有從空墜人

頭及鬚髮耳鼻大木遠落密雲石獅擲出城外衣服掛于西山樹杪銀錢器皿飄至昌平閱武場中崇禎十一年六月二日安民廠又災貼廠太監王甫局官張之秀俱斃八月復災 綏寇紀畧

增天啟六年五月六日巳刻北安門內侍忽聞粗細樂先後過者三驚而跡其聲忽大如球滾上于空衆方仰矚西南震聲發矣望其光氣亂絲者海潮頭者五色者起衛天王恭廠災也東自阜城門北至刑部街亘四里濶十三里宇坍地塌木石人禽自天雨而下燔臭灰眯號聲彌滿死者皆裸有失手足頭目于里外得之者物或移故處而他置之者時崇文門火神廟神亦䟭䟭欲起勢若下殿出 帝京景物畧

增天啟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廠災地中霹靂聲不絕火藥自焚煙塵障空白晝晦冥凡四五里 明史五行志

臣等謹按王恭廠災雪廬焚餘稿綏寇紀畧皆載

為天啟六年五月六日燕史獨載為五年六月而不載日乃係傳聞之訛自當以明史五行志天啟六年五月戊申為據也今改正

原真如寺北向以其背象房而立也寺南松檜榆槐森遠皆象房樹寺在元季為定力院南向今之象房是其山門葢象房初設於報國寺古松之畔以隔城致羈赴闕乃割定力院為駐象所燕都遊覽志 原在西城今移改

增明諭德黄輝真如寺碑畧云茲寺建於元保寧年間栽帽僧真如募建故即以真如名其寺明正統十三

年蜀僧常宗修今僧明傳復修三僧皆蜀人亦異事也

臣等謹按保寧係遼時年號黄輝碑作元誤

本朝乾隆四十年僧德如重修

原承恩律寺在都城西南隅寺址即古雪堂為戒壇下院憲宗純皇帝勑賜知幻禪師以戒律開山至王恭廠火變之後益就傾圮燕都遊覽志

原正德八年四月令大興宛平二縣撥佃户二十於護國保安寺以供洒掃明武宗實録

原是時上誦習番經崇尚其教常被服如番僧演法内廠保安寺大德法王綽爾濟鄂特色爾出入豹房與諸權貴雜處同上 按綽爾濟唐古忒語法師也鄂特色爾金光也舊作綽吉我些兒今譯改

原嘉靖二年五月以江彬錢寧入官房及故保安寺改為燕山府軍等衛凡十五所明世宗實録 以上四條原在西城今移改

臣等謹按燕山府軍等衛今廢

原吉祥寺在城内西元泰定間建寰宇通志

原寺在城西南隅萬歴丙午重修改名石鐙菴翰林黄輝陶望齡集縉紳於此放生其後林增志踵行之尤盛

春明夢餘錄

原菴舊名吉祥萬歷丙午西吴僧真程自雲棲來居發古甃下得石幢一式如鐙臺旁鐫般若心經一部唐廣德二年少府裴監施朝請郎趙偃書黄儀部汝亨過其地以菴甫治而鐙適出遂手書額稱石鐙菴焉帝京景物畧

原石鐙菴在承恩寺之右迨王恭廠火變菴亦灰燼矣燕都遊覽志

原陶崇政石鐙菴碑畧　次南師秋錫北遊於都城之西南隅菴曰吉祥者以居焉發古甃下得石幢一枚如

鐙臺式旁鐫般若心經究如聖教序唐代宗時成紀郡
夫人敬造若爲度生施食用者 燕都遊覽志

原宋啟明石鐙菴記 次南上人癸卯歲飛錫京師駐
菴名吉祥剪除叢莽掘地得石鐙柱一座柱刻心經一
卷係廣德二年少府監所施因以名菴 長安可游記 以上六條原在西城今移改

臣等謹按石鐙菴在今豬尾衚衕燕都遊覽志已
云化爲灰燼則今之石鐙菴乃後人重建非其舊
矣今寺中有石香爐一 云即舊傳石鐙然爐上並
無鐫刻心經其非舊物可知葢後人因鐙無存遂
指爐以附會耳黄汝亨書額亦無惟有碑一漫滅

不可讀碑陰尚存吉祥寺三字則斯地為菴之舊址無疑也又按石鐙燕都遊覽志作唐代宗時成紀郡夫人所造長安可遊記作廣徳二年少府裴監所施兩説互異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四十九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五十

城市 內城西城一

臣等謹按朱彛尊原書自宣武門街西起至西北城角俱為西城

本朝定制自泡子街南則隷南城故移於南城卷內又發祥坊護國寺街起至德勝門街西城墻止原書隷北城今隷西城故移叙於西城卷後又按宣武

門北有單牌樓曰瞻雲又北二里許有四牌樓東曰行義西曰履仁南北曰大市街

原金城坊五牌二十二舖有普照寺鐵佛寺五城坊巷衚衕集

臣等謹按鐵佛寺在順城街四眼井鐵佛像現存寺中普照寺無考

原唐淤泥寺即今鷲峯寺鷲峯者唐僧之號也見唐人石刻心經中寺在内城西隅中有栴檀瑞相元學士程鉅夫記其説荒唐不足信然佛之體製衣紋蹁蹁欲動

非近代人所能辦春明夢餘録

原鷲峯寺在城西墻畔寺頗湫隘然供有栴檀佛其中像為栴檀木衣無縫天衣目上視手左昻右𩕄相好端嚴夐異常造歷代以來每隨建都之地而供養之元鑄栴檀佛像于石而樹碑𡐓間恣人搨請燕都遊覽志

原城隍廟之南有鷲峯寺栴檀佛像高五尺許色近沈碧萬歴中慈聖太后始傅以金帝京景物畧

原京師鷲峯寺有栴檀釋迦接引像其足立處幾於交

趾不作八字衣紋都作直褶如出水衣附著股臂閒面目向上絕不似今滿月相也見只編

原淤泥禪寺心經今在京師城内西南隅鷲峯寺正書其末曰大唐貞觀二十二年三月吉日建立碑曰宮官張功謹敬德監造今山東河北寺院多云創自敬德或謂是尉遲敬德考許敬宗所作敬德神道碑及本傳並無鎮幽州事亦不當列于宮官之下也金石文字記

補京師有唐人所書心經三一貞觀二十二年刻石在

淤泥禪寺一趙偃書廣德二年刻石一大足年僧有晦

建 古林金石表

補萬歷己未鷲峯寺僧滿升在殿誦經一士人拜揖下僧覩儀貌有異迎上殿士人不可僧固迎不已士自通口城隍也殿有戒神呵護不敢輕入語畢不見 蚓庵偶筆

臣等謹按鷲峯寺亦名臥佛寺以寺有臥佛得名

栴檀佛像

本朝康熙四年十月奉

勅移奉弘仁寺別以銅范如來像還供本寺栴檀佛像

自西土流傳震旦本末詳弘仁寺條下至錫石佛像今弘仁寺聖安寺中俱有之而燕都遊覽志所稱樹碑鷲峯寺塀閒者則無可考所傳唐時心經石幢今現在庭内字殊惡劣絕不類唐人書且考貞觀止于二十三年幢上誤刻作三十二年又將三字改作二字以唐人書唐時年分何至謬誤若此其為後人偽託無疑乾隆二十六年

御製重修鷲峯寺碑文辨証甚詳足以正從昔流傳之

誤矣

增

御製重修鷲峯寺碑記　鷲峯寺雖非古名刹而見稱於帝京景物畧諸書者以寺有栴檀佛像故像即功德經所云優填王以香木付天匠所造者其成像歲月與佛授記因緣以及西土流傳震旦始末元翰林承旨程鉅夫記言之特詳按像自金源始顯於燕京元時由聖安寺而仁智殿至於大聖壽萬安寺凡三易地明嘉靖

中萬安寺燬遂移奉於此本朝康熙四年
皇祖以佛像屢著靈異宜莊校寶地表自勝因而玆寺
湫隘不稱迺于液池西堧建弘仁寺為瑞相道場復范
銅肖釋迦如來像還供寺中夫如來無所從來亦無所
去則即境即佛本不作分别觀焬佛無我相人相說
一合相即非一合相又何嘗沾沾於彼之為是而此之
為非乎寺相傳為即唐涿泥寺其說本之明大學士酒
輅碑記謂剏寺時寺僧秀峯掘地得心經石幢一幢面鐫

唐貞觀二十二年敕修淤泥寺及住持三藏比丘秀峯因僧名達同遂詡為開山宿果又以幢有宫官張功謹敬德監造字軌云唐太宗命勳臣所建考其年尉遲敬德久致仕烏得有至幽州建幢事且列名宫官後其妄固無容深辯今幢尚存字惡劣不類唐人書或即秀峯詭為此刻以飾神奇無識者遂從而附會亦未可知第閱歲已久姑仍之而碑辭則鄙俚實甚輅文人不應出此漫漶滅跡亦一快也乃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又以為鷲

峯者唐僧之號夫靈鷲一峯即西竺耆闍崛蘭若取以標名其義易曉且鷲之與秀音近字殊尤不容柰承澤生長於斯奈何隨人耳食不加之辨審乎寺既漸就頹陁命内府葺新之俾復舊觀因舉其大畧識諸碑並為訂正如右

增吳士雲水塘菴記畧　都城之有圓通菴與鷲峯禪剎並位其西則名山蒼翠井冽寒泉其東則帝宇森嚴百貨時集其北則城陛坐鎮神威滙靈其南則萬井烟環鳳城旋繞以故其地最勝世為吾家社館何以呼為水塘菴也以菴外兩寺餘地有注水池通溝洫也何以為吾家社館也吾家聚族而驕之圯則頻聚族而葺之

也僧何以主于道桂也道桂之師曰西宗自歙西清泉寺而來性相習故世相守也豈若他僧不得畔既吾家之堂搆亦不得畔脫僧家之衣鉢也

崇禎甲戌吳士雲撰　五城寺院册

臣等謹按圓通菴今名圓通禪林在鷲峯寺東冰塘之說無考吳士雲水塘菴記石刻今在殿中

原天順元年五月勅户部令順天府於大興宛平二縣各設養濟院一所　明英宗實錄

臣等謹按養濟院舊址無考今五城改設棲流所西城二處餘四城每城各一處俱在外城每年動

支户部銀兩安插貧病無依之人

原元世祖廟在金城坊洪武十年建明一統志

補元世祖廟洪武初建每歲二八月中旬擇日遣順天府官祭嘉靖二十四年罷明會典

原嘉靖二十四年禮科右給事中陳棐上言國家於歴代帝王陵寢之祭自伏羲以至宋孝宗三十五陵所祭之處俱實有陵墓惟順天府所祭元世祖陵但椎於府西廟址掃階席幄以畢事夫既曰祭陵而實無陵臣以為罷之便春明夢餘録

原馬中錫謁元世祖廟作 世祖祠堂帶夕曛碧苔年久暗碑文薊門此日瞻遺像起輦何人識故墳棹楔半存蒙古字陰廊尚繪伯顏軍可憐樹老無花發白晝鴉

鳴到夜分
東田漫稿

臣等謹按元世祖廟久廢

原元佑聖王靈應廟即今都城隍廟在城西刑部街春明夢餘錄

增都城隍廟在大都城西南隅順承門裏向西國朝所創建有碑元一統志

原天歷二年加封大都城隍神為護國保寧王夫人為護國保寧王妃元史

原金佑聖王靈應碑貞元元年許復書元佑聖王靈應碑至元五年任栻撰張禮書元城隍廟碑至治四年莊文昭書元大都城隍佑聖王廟碑泰定三年立元大都城隍廟碑至順二年虞集撰喀喇庫庫書元護國佑聖王記至正二十五年吳雲書天下金石志

補都城隍廟元碑七在寢殿後其四在左一長明燈記立於至正二十六年十月一立於元貞元年正月韓從政撰文許復書并篆額一立於至正四年九月余闕撰

文莊文貽書一立於至正二十五年十二月童梓撰文吳雲書張璘篆額其三在右一立於至元五年六月任栻撰文張禮書其兩碑則字蹟剝落不可復識矣寢殿內朱漆木桶二大可容水數十石有萬歷時進造浴盆及換水二碑蓋都中取水甚難貯此以備不虞而道士遂以神所沐浴謂目疾者洗之可愈用以誑人云緇素錄

補都城隍廟有元余忠宣公碑至正四年立石文辭猥鄙青陽集無之非公作也稼堂雜抄

臣等謹按元時七碑久廢浴盆二今存後殿然是否即明萬歷間所造無可考矣緇素錄所稱換水碑二亦無存

補釋從政佑聖王靈應碑序　大元有天下建大都立宗廟安社稷懷柔百神凡在祀典者朝命通祀殿爲豐腴春夏不闕至元初選都之坤方一隅命少府督工創建城隍廟不日落成丹青畫飾壯如王者之居司分善惡部領山川特封佑聖王每遇朔望車馬畢集祈禱於神者莫之勝紀先至元二十八年七月七日夜文明街之右盜發銀千戶及奴二人有司繫都佑於獄考訊逾年省部委本路府推問從仕親莅乃事從仕於二十九年五月十八日引吏齋戒沐浴禱於王前同宿廡下是夜將半俄聞樂作遠則有音近則無跡徐聽鏗鏘之聲

殿門若閘枕如神降官吏相謂曰今獲斯應殺人者神必知之次日就引因徒審問内有趙塔齋爾者如神攝之自行招説殺銀千户者我也從此究獄罪有所歸遠近聞之莫不驚嘆馬翰林院兼國史院從事韓從政撰太常寺禮值官　許復書　扶塔齋爾蒙古語瘠也舊作塔察兒今譯改

補任栻大都城隍廟碑畧　京師天下之所趨萬居者無慮百萬室是其捍災禦患以顯相生人福善禍淫以陰賛天道必有神焉主之國朝廟祀神於城之神維爵號祀秩視外郡有加以宗社宮闕攸在示禮重也神經歌曰麗子牲兮腯以純潔予盛兮有以芬桂醑兮瑤樽神惟德兮是歆擬金兮節鼓我歌兮且舞白雲車兮霓旌神之來兮帝庭祈年則穰兮疵魁與厲神心以懌兮報祀毋替奎章閣侍書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任栻撰奉直大夫尚舍寺經歷冀州陰陽學正李郁書

原虞集大都城隍廟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至

元四年歲在丁卯以正月丁未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
宗廟社稷官府庫庾以居兆民辨方正位井井有序以
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七年太保臣劉秉忠大都留守
臣段貞侍儀奉御臣和坦伊蘇禮部侍郎臣趙秉溫言
大都城既成宜有明神主之請立城隍神廟上然之命
擇地建廟如其言得吉兆於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廟設
像而祠之封曰佑聖王以道士段志祥築宮其旁世守
護之自內廷至於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禱莫不宗禮
之適來六十有餘年國家治平民物繁阜日盛一日而
神之所依亦厚矣祀典之載所謂有其舉之而莫之敢
廢者歟廼天歷二年二月庚子皇后遣內侍傳旨中政
院臣使言於上曰城隍神廟世祖皇帝時所建有禱必
應烜赫彰著而廟久敝弗葺無以荅神明之貺以繼世
祖之意請出內帑寶鈔五萬緡以修制曰可命京尹臣
貫某董之太史以諏日弗協請俟其吉九月參知政事
臣趙世安等奉勅封神曰護國保寧佑聖王其配曰護

國保寧佑聖王妃至順二年二月癸亥以前所賜為未足用增賜寶鈔十萬緡大修治之平章政事臣阿爾哈雅工部尚書臣永和爾寶奉詔領其事且命之曰庀土而有餘貲則以賜諸廟中給恒用於是工部率其屬以即役土木瓦石金碧丹堊既善既足百工並作無敢不虔未幾而告功於是有勅史臣集製文刻石以垂示無窮臣集拜手稽首而言曰聖上受命自天纂承大統武臣著功在盟府百靈相協固其宜哉聖后輔佐聖明之成功而一神之報亦不敢忘可以觀德可以致福可以示勸於臣矣於戲盛哉請系以詩曰維皇建國宅中圖大臨制萬方式表無外列雄四周壯於天垣爰立明神以保固完司空奉詔慎擇吉土作廟坤維以祝休嘏相維典則有社有方羣黎萬姓罔敢禬禳惟神孔邇有堂有寢曰豫則康戚怒斯凜歲時牲牢旨酒明粢無有小大士女畢來列聖清明歲行六十風氣宣通民物豐殖相爾檐桷丹堊弗新何以妥之俾佑我人皇上至仁思

保赤子聖后念之命禱靈時天高日明風塵不驚大開明堂治功告成有祈有報伊古之道出財宮府撤獘改撓山藻孔文既閑既安度其王封載加彌尊神來燕喜百和萃止導天之貺為帝之祉室家祚永福祿萬年貽及於民生養弗愆崇墉巖巖泰山之固神永有依斯皇多祜

道園學古錄

按和坦蒙古語城也伊蘇義見前舊作忽都于思阿爾義見前哈雅蒙古語墻也舊作阿禮海牙永和爾蒙古語絨也舊作巖務忽爾今俱譯改

補童梓加封聖號頒降宣命記

世祖皇帝定都於燕既城既隍爰命太保臣劉秉忠建神祠於坤維賜額曰佑聖王廟迨天歷己巳文宗勅參知政事臣趙世安加封神曰護國保寧錫香旛及楮幣五萬緡欲葺其敝太史以以用且弗足遂寢越至順辛未益賜緡十萬重飾像繪以朽易堅崇墉增級金碧丹堊燦然炳燿元統初今上皇帝入正大統治民事神式遵祖訓肇稱殷祀詔加封曰宏仁廣惠神妃從其號至正癸卯春三月監察御

史和遜欽珠爾岱非伊爾特特穆爾孟克特穆爾韓楫黃葵言比者幾句有警雖武臣効力然全城乂安詎非神之默助乎況五穀屢登疾疫不作理宜崇於昭報章達中書丞相捌公洎郎中薩哩默色員外福安都事玖珠僉謂神之靈異爲民捍患凡有禱祈罔不孚應崇褒徽號於禮爲當遂趣下其事於春官議於奉常謂宜加封護國孚化保寧宏仁廣惠佑聖王奏聞制曰可仍頒宣命改尚醞香幣遣集賢院采官皇姊莊靖大長公主遣額琳沁佐特皇后遣資政司知圖列圖阿穆爾布哈皇太子皇妃遣長慶卿烏蘭特穆爾咸賚香幣致祭於廟耋稚趣蹌牲醴交薦里人太史院管勾董本立延吳雲書大殿額飾以泥金用彰新命先是廟祠香火日盛闕閫灑掃未有主者長春道士張志忠承詔薦葆光大師段志祥領其事遂度廟東隙地建元元殿傍爲環宇以居道流俾甲乙住持以守神祠歲久提點王道從退休於西堂至是降璽書授守真純素明善大師張德元住持本

宮善應元明守一大師商愼和崇元明善達妙大師朱德明並提點本宮事劄給五品印信前御史趙元僧時爲宮門提舉兼提點宮門事咸議立石以紀盛典復謀爲集賢都事寶相成之衆復送志靜淳眞大師楊德益於本立經其費乃徵予記其實謹按祭法有功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故城隍之神凡天下城池皆祠焉矧國都萬衆之所居四方之所仰宜百靈之所呵護也朝廷重錫嘉號以報神賜崇信可謂至矣然神之影響在人之誠否靡間貴賤苟或不誠於中乃欲媚神以徼須臾之佑神聰明正直寧肯顧而歆之歟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其神之謂矣賜進士出身承直郎綺源庫提舉童梓撰文承事郎太子司經吳雲書丹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滕國公張璘篆額　按和進蒙古語空也舊作忽先欽珠爾唐古特語無違之謂也哈雅義見前舊作來只兒海哥伊爾蒙古語鋒刃也特穆爾義見前舊作野里

帖木兒孟克蒙古語經常之經也特穆爾義見前舊作忙哥帖木兒薩里蒙古語地弩也默色義見前舊作薩哩客寔今俱譯改玖珠舊作九住今對音譯改額琳沁蒙古語寶也佐特庫也舊作亦隣真尊園列園蒙古語有柴也阿穆爾安也布哈義見前舊作孫列園撥木不花烏蘭蒙古語紅色也特穆爾義見前舊作五魯帖木兒今俱譯改

補無名氏長明燈記　大都城隍廟提點道士叩門言曰君之友阜財里莽吉爾哈雅以宛平縣彰義關之西石碑道南田地廣九十畝施諸護國孚化保寧宏仁廣惠佑聖王廟歲租之入以供長明燈今既授地宜刊於石俾後有所徵焉予謂城隍之祠徧天下郡邑然神之所以禍焉福焉者因其人善不善非以祈禱而得而免也世之庸夫愚婦心險行僻顛乃燃黃酧醴屈膝頓顙以伸斯須之敬神之視之如見肺肝然寧肯享之乎善敬神者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言焉惟恐神之聽

行焉惟恐神之見言行不愧於神明而有不蒙其福者乎今敏珠爾哈雅不私其財積而能散深明夫禍盈福謙之理者也雖然施者固善矣苟司其祖者不思以時致祭而唯私其藏非特施者是負而實欺神明矣其可哉敏珠爾哈雅累官中奉大夫繕工司卿

朱昆田原按許復所書碑本元成宗元貞元年立石而劉同人於司直誤以元貞為貞元遂目曰金碑又莊文昭所書碑乃至正四年立石非至治也

原都城隍廟在都城之西永樂中建中為大威靈祠後為寢祠左右為齋兩廡為十八司前為闡威門門外左

為鐘鼓樓又前為順德門又前為都城隍門春明夢餘錄

原北京都城隍廟中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此國初舊物一老卒云其石長可丈六尺下有城隍廟三字既建北京埋而露其頂儀門塑十三省城隍皆立像左右相對每歲順天府官致祭湧幢小品

臣等謹按今廟中殿廡門樓規制及殿門扁額與春明夢餘錄所載符合湧幢小品所稱儀門内塑十三省城隍今考廟中祇列浙江等十二省城隍

而江南省獨缺葢明代以江南省為陪京故不與各省並耳至北平府三大字石刻久已無存矣

原宣德五年六月命行在工部修北京城隍祠 明宣宗實錄

原正統十二年十一月重建城隍廟成 明英宗實錄

原明英宗碑畧 城隍廟在都城西南隅城完之日令更造焉中作正堂堂後為神寢堂之前為正門自堂左右至門翼以周廊如官司之職掌以隸名者十二廊東西中特起如堂者二名左右司正堂以祠城隍之神而旁以居其輔相者各以序置門之外為重門東西置鐘鼓樓其後各有舍以棲其守護之人葢總為屋以間計者一百九十其地以丈計者深七十一廣四十一有奇材出于官之素具工役于力之常供一無所預于民成不

決旬而功倍于累月孟子所謂不日成之或庶幾焉同上

補嘉靖二十七年正月都城隍廟災詔工部重建嘉隆聞見紀

增趙符庚重修城隍廟碑畧都城西南隅朝廷建祠以奉城隍神祀嘉靖丁未燬於大命工部尚書文明重建萬歷乙亥孟夏重修五城寺院册原廟市者以市於城西之都城隍廟而名也西至廟東至刑部街止亘三里許其市肆大畧與燈市同第每月以初一十五二十五開市較多燈市一日耳燕都游覽志

增城隍廟市月朔望念五日東弼教坊西逮廟庑列肆三里圖籍之曰古今彝鼎之曰商周匜鏡之曰秦漢書畫之曰唐宋珠寶象玉珍錯綾緞之曰滇粤閩楚吴

越者集市族旅行而觀者六貿遷者三謁乎廟者一廟建自永樂今稱都城隍之神歲春秋祀于有司二門列十三省城隍冠笏立侍　帝京景物畧

原城隍廟開市在貫城以西每月亦三日陳設甚夥人生日用所需精麤畢備羈旅之客但持阿堵入市頃刻富有完美以至書畫骨董真偽錯陳北人不能鑒别往往為吳儂以賤值收之其他剔紅填漆舊物自内廷闌出者尤為精好往時所索甚微今其價十倍矣至於窰器最貴成化次則宣德杯琖之屬初不過數金予兒時尚不知珍重頃來京師則成窰酒杯每對至博銀百金予為吐舌不能下宣銅香爐所酬亦畧如之蓋皆吳中儇薄倡為雅談戚里與大估輩浮慕效尤瀾倒至此

野獲編

原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辰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每歲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朔望并下澣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極

東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馬書其一也　少室山房筆叢

臣等謹按都城隍廟廟市今每歲五月初一日起至初十日止非復每月三日亦非歲朝後三日矣

臣等謹按都城隍廟歷代以來敬禮崇飾

本朝雍正四年乾隆二十八年屢

發帑興修恢宏鉅麗視昔有加庭中有碑亭二一為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碑一為

皇上御製詩文碑正殿前楹扁曰永佑畿甸聯曰保障

功隆俎豆千秋修祀典邦畿地重靈威萬國仰神

明皆

世宗憲皇帝御書後楹扁曰神依民社聯曰靈翠天垣

和會九州風雨協報崇國祀盈寧億禩社方安後

殿扁曰福蔭黄圖皆

皇上御書

增

世宗御製都城隍廟碑文　國家受

天眷命懷柔百神祀典所陳罔不虔肅況畿甸之內輦
轂之間陰陽之所和風雨之所會人民稠集庶物蕃滋
以熙以遊以長以遂佐予茂育厥惟
神麻都城舊有廟祀
城隍之神禮臣以時享薦其內朕慮廟貌不肅展敬無
由雍正四年正月特發帑金命官修飭是年五月告成
土木之工丹雘之飾恢宏鉅麗視昔有加焉足以妥侑
神明壯觀都邑禮臣構亭礱石請賜文以為記朕惟禮

有六祈之祭書有咸秩之文皆以報賽神功為民求福也方今海内乂安萬物得所豐亨裕大富壽康寧酒醴牲牷豐潔咸備惟

神實歆格焉而感格之道惟在一誠蓋誠則通通則格陟降上下錫福在人以致年穀順成閭閻樂業緜禧日集馨無不宜將朕與百姓咸嘉賴之今廟貌聿新用誌歲月且令祠官之有事於庭者讀其文皆知設誠於中致恭於外齋明蠲潔克薦馨香副朕敬事神祇之意云

增

御製重修都城隍廟碑記　城隍之文始著周易其麗於秩祀葢緣伊耆八蜡之水庸至春秋傳鄭祈四鄘宋用馬四墉而其說差備自時厥後歴代正史未有明文歐陽修集古錄采李陽冰城隍神記亦云祀典無之閒考王應麟困學紀聞引北齊慕容儼鎮郢城祀城隍祠則唐以前廟食故有援据今天下自縣而州而府而省莫不立廟而都城隍廟尤天下所會歸不與他等秩秩

以統隷殊制即封號品數視之然神之所為禦災捍患與國之所以崇德報功其義等爾乃閭里閈之毗禬禳趾錯詹詹然求神於人尸祝告語曰前攝者忠肅于氏後代者忠慤楊氏也彼言之近鑿政與鮑至南雍州記以蕭相國廟為城隍神畧同抑不思于楊故明藎臣兹廟剏自金元時果誰氏之司且幽冀肇域以來有城即當有神更誰氏之司耶比歲嘗勅工官繕堞濬濠俾崇者芘安居深者衍潤澤庶幾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惟

斯有以既其實而不徒為捧土揭木之故例矧朕敬承
上蒼鴻貺胥宇迄乎荒外西陲城郭諸國咸就戎索其
稱為行國嚮無金湯保障者亦已列堡開屯埤垷連延
塞河環絡不翅城金牙而隍蒲類矣夫欲舉習爽逖聽
之衆無一夫不宥以都人士之懷又何一城一隍之區
不可綏以都城隍之神之福哉而況省府州縣之密邇
户闥者哉神廟自雍正丙午興修年久陊剝以今癸未
正月集將作支內府金撤而新之由寢堂廡庨庖湢以

逮繚垣綽楔式奂式堅悉協程度維儀門左右植笏夾
立者兼備外省城隍肖像雖詢無典實尚不詟乎令牧
郡守方伯會朝邦畿之指遂仍而弗改又以落成嘉平
之吉於古索饗時達符爰親詣瞻禮即事製長律紀之
命並鍥於碑使祠官被以神絃祇薦時事
增乾隆二十九年
御製重修都城隍廟成因詣瞻禮詩　福民育物受袓
長豈在追封侯與王八蜡水庸垂義古六爻消息溯名

詳
崇祠歲久加丹雘清蹕辰良致瓣香功著保毗同
社稷訛傳得氏或于揚允維萬姓安耕賈惟冀三時協
雨暘
盛德承
天施厚貺大清奕葉鞏金湯
增東西二感聖廟在京都城隍廟南泥像析津志
增石佛寺又西轉北則城隍廟自廟前巷口轉北金城

坊是此街坊之内有楊國公寺楊總統之父也坊之東

金玉府内有琉璃碧瓦所葢八座藏藏經板在内甚為

精製文宗敕印造三十六部散施諸禪刹江南亦有賜

者坊内有軍鐵庫帝師有大佛殿在坊之東翬飛棟宇

甲於他寺上同

臣等謹按東西二感聖廟及元之金玉府軍鐵庫

大佛殿今共遺處畧不復覩姑就析津志所載書

之以存古蹟

原舍飯蠟燭寺日給貧人粟米病者有醫死者與棺五城坊巷衚衕集

原唐時禁京城丐者分置病坊於諸寺以廩之亦謂之悲田院即今蠟燭幡竿二寺也穀城山房筆麈

臣等謹按蠟燭寺在舍飯寺衚衕今稱法光寺幡竿寺隷中城詳本條下

增李映斗重修法光寺碑畧
禁城之西里餘有古剎一考其鐘銘寺曰蠟燭亦曰法光明季常舍飯於此故又謂之舍飯寺
順治己亥重修立石五城寺院册

原咸宜坊二牌十鋪有大小石佛寺能仁寺通妙宅顯靈宮五城坊巷衚衕集

臣等謹按石佛寺在劈柴衚衕碑剝落不可讀先寺僧掘地得石佛一乃彌勒像也寺蓋由此得名然今並無兩寺能仁寺在兵馬司衚衕顯靈宮在四眼井其舊門亦在兵馬司衚衕相去半里許石額猶舊蹟也明嘉靖三年祭告碑二今並存

本朝乾隆二十一年重修殿宇宏整周以石欄有老松

六虬枝屈曲葢數百年物也

原至元十五年命承旨和爾果斯寫太祖御容十六年復命寫太上皇御容與太宗舊御容俱置翰林院院官春秋致祭泰定四年造影堂於石佛寺未及遷後至元之六年翰林院言三朝御容祭所甚隘兼歲久屋漏於石佛寺新影堂奉安為宜中書省臣奏此世祖定制當仍其舊報可元史祭祀志

原至治元年正月帝詣石佛寺以其墻垣踈壞命副樞

準台僉院阿薩爾領圍宿士卒以備巡邏元史兵志　按準蒙古語東也台有也舊作朮溫台阿薩爾蒙古語閣也舊作阿散今俱譯改

原元統元年正月立司禋監奉太祖太宗睿宗三朝御容於石佛寺元史順帝記

補高麗忠宣王五年九月王至大都十月帝下王于刑部既而祝髮置之石佛寺　高麗史世家

補張翥奉迎明宗冊寶至石佛寺明日入太廟清祀禮成賦以紀事詩　寶冊香輿出法宮霏煙御路曉濛濛伏齋劍佩千官裏金奏簫韶九廟中宣室鬼神徵賈誼太常禮樂屬孫通小臣有幸逢熙事散作恩波四海同蛻菴集

原大能仁寺洪熙元年因舊重修明一統志

增胡濙大能仁寺記畧京都城内有寺曰能仁實元延祐六年開府儀同三司崇祥院使普覺圓明廣照三藏法師建造逮洪熙元年仁宗昭皇帝增廣故宇而一新之特加賜大能仁之額命圓融妙慧淨覺宏濟輔國光範行教灌頂廣善大國師智光居之其殿堂樓閣高明宏壯像設莊嚴彩繪鮮麗禪誦有室鐘鼓有樓庖湢庫庾悟幢法具靡不完美惟四天王殿以及廊廡頹圮弗稱正統八年冬少監孔哲重新修蓋并塑四天王像

正統九年甲子七月立　五城寺院册

原大德顯靈宫在皇城西永樂時建成化中更拓其制又建彌羅閣嘉靖中復建昊極通明殿東輔薩君殿曰

昭德西殿王帥殿曰保真西殿有栢為雷所擘其枝委地如屏春明夢餘錄

臣等謹按雷擘栢今無存各殿額俱燬

原按道家之言崇恩真君姓薩氏諱守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林靈素傳學道法而隆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嘗從薩真君傳授符法永樂中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為火德觀封薩真人為崇恩真君王靈官為隆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改觀為宮加顯靈二字每歲萬壽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日皆遣官致祭崇奉可謂至矣青谿漫稿

增倪文毅岳疏永樂中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為火德觀封薩真人為崇恩真君王靈官為隆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宫加顯靈二字遞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年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附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可信況近年附體降神者乃欽發充軍顧玒顧綸之父子其為鄙褻尤甚往年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怪誕可知但經累朝創建一時難便廢毀所有前項祭告之禮俱各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宫住持并庫役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仍會同道籙司掌印官照舊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為定例伏乞敕內府衙門以後袍服宜令本宫住持

製造如此則國用不至於妄費而邪術可以少戢矣 春明夢餘錄

原嘉靖三年二月營龍虎殿于顯靈宮以奉真武 大政記

原嘉靖壬辰上命禮部尚書夏言撰顯靈宮碑中書舍人顧亨書丹亨夢縞衣者告之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覺家僮報有鴈集於其家之庭院揮之不去其日上嘉其書法令附名于碑并賜羊酒果餌 四友亭集

原永樂間有周思得者以王元帥法顯京師元帥世稱靈官天將二十六居第一位文皇禱輒應乃命祀神於宮城西宣德初拓其祠宇署額曰大德顯靈宮後有東西二闕 燕都遊覽志

原世傳靈官藏像文皇獲之東海崇禮朝夕如對賓客所征必載及金河川舁不可動問之曰上帝有界止此也 帝京景物畧

臣等謹按靈官藤像無考

原顯靈宮道士韓承義工蹴踘肩背膺腹皆可代足兼應數敵皆給自弄可使踘繞身終日不墮　燕山叢錄

原何景明過顯靈宮詩　不到元宮久桃源更此行行知瑶水近坐望赤霄平洞草秋先長壇雲晝自生雙雙玉簫發風引度仙城　大復山房集

原李惟寅集顯靈宮作　先帝祈靈太乙祠重來空憶翠華旗殿中香火儀猶具海上仙人事轉疑客與方書閒指畫老來詩律皆心思調高身健斷時輩高閣憑欄眼故遲　貝葉齋稿

原馮琦登顯靈宮閣作　極目長空鴈影南千峯當檻落晴嵐清秋斜日窺金像古木寒雲鎖石龕地迥樓臺三島接天低煙樹萬家含虛疑縹緲緱山頂時有蕭聲駐鶴驂　北海集

原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刑科給事中齊之鸞上言適者京師西角頭新設花酒店房或云車駕將幸其間或云朝廷實收其利陛下爲天地民物之主四海之富孰非其有乃至競錐刀之利於倡優之館乎請亟罷之不報明武宗實錄

臣等謹按花酒店無考

原金元間有僧自稱萬松野老居燕京從容菴耶律楚材見之參學三年僧以湛然居士目之今乾石橋之北

有𣮐塔七級高丈五尺草生其頂有石額曰萬松老人塔帝京景物畧

臣等謹按萬松老人塔在西四牌樓南大街之西其北則𣮐塔寺衚衕也塔在民居中原額無存本朝乾隆十八年奉

敕修九級仍舊制塔尖則加合者也

原萬松老人耶律文正王之師也其語文正王曰以儒治國以佛治心王亟稱之謂雲門之宗悟者得之於紫悄迷者失之識情臨濟之宗明者得之於峻拔昧者失之鹵莽曹洞之宗智者得之於綿密愚者失之廉纖獨

萬松老人全曹洞之血脈具雲門之善巧備臨濟之機鋒誠宗門之大匠四海之所式範其傾心至矣老人有萬壽語錄釋氏新聞又善撫琴嘗從文正王索琴王以承華殿春雷及種玉翁悲風譜贈之見湛然居士集且作詩寄老人有一曲悲風對譜傳之句又嘗寄孔雀便面附以詩云屈流彩扇出西州寄與白蓮老社頭遮日招風都不礙休從侍者索犀牛傳之法門亦佳話也　淥水亭雜識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五十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五十一

城市 内城西城二

原河漕西三牌十三鋪有廣平庫皁成廠揀果廠永清左衛北新草塲普度堂白塔寺祝壽寺翊教寺五城坊巷衚衕集

臣等謹按廣平庫揀果廠久廢今其地猶有廣平庫衚衕揀果廠衚衕之稱皁成廠永清左衛北新草塲普度堂俱無考白塔寺翊教寺詳本條下祝

壽寺考五城坊巷衚衕集即普慶寺在鳴玉坊朱

彞尊原書載入河漕西條下誤今移歸鳴玉坊條

原正西曰和義西之右曰肅清西之左曰平則

臣等謹按元西城三門平則其西南門也明永樂

十九年改為二門西之北曰西直西之南曰平則

正統間又改平則為阜成

本朝因之今俗猶稱平則門和義肅清二門今俱無是稱矣

補至元二十九年始用御史中丞崔彧言以明年正月

營社稷於和義門内少南以春秋仲月上戊致祀牲牢器幣三獻之禮八成之樂亞於郊廟之隆矣丹墀獨對

原至元二十九年七月建社稷壇和義門内壇高五丈方廣如之社東稷西相去約五丈社稷土用青赤白黑四色依方位築之中間覆以黄土稷壇一如社壇之制惟土不用五色壇皆北向社主用白石剡其上如鐘埋其半於土中稷不用主樹以松於社稷二壇之南各一株元史祭祀志

原雅克特穆爾凱旋入自肅清門部人羅拜馬首 元史本傳

原至正二十四年七月白索珠引兵入平則門二十五年八月明珠占學該軍至城外命軍士緣城而上碎平則門楗 元史順帝紀 按珠占蒙古語學也舊作竹貞庫該蒙古語蛇也舊作貊高今併譯改 以上五條原在宮室門今移改

增王章字漢臣常州武進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官御史巡視京營賊陷真定京師大震章守阜城門賊傳城下章手發二礮賊稍卻頃之各城門礮聲絕賊突至章叱曰吾巡軍御史也誰敢犯賊刺章股墮章罵曰逆賊勤王兵且至爾滅不旋踵矣賊怒橫槊刺殺章而去 明史列傳

臣等謹按明史王章守阜城門昭忠錄同甲申傳信錄作東直門

原月張園在阜成門內傍城垣下入門兩垂柳拂地黛柏蒼槐深環石砌堂後枕一池甚脩廣倒影入屋楹周遭菜畦今屬冉都尉矣燕都遊覽志

原宣家園在阜成門內舊為宣城伯衛公別業傍多宅宇外有菜圃百塍後屬之焦鴻臚稱焦園又屬之毛戶部稱毛園舊有射堂為習武地今廢矣牡丹數種向為京師第一先輩言初𣶒時多奇石石皆有名曰隅虎曰仢鵲曰鷲羽曰奮距今不知所之矣同上

臣等謹按月張宣家二園俱無考

原帝王廟在西四牌樓大街之西南向嘉靖間建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其中而兩廡祀歷代名臣燕都遊覽志

原嘉靖十年三月歷代帝王廟成先是中允廖道南請撤靈濟宫神改設帝王廟禮部以所在窄隘宜擇地別建於是工部相度阜成門内保安寺故址舊為官地改置神武後衛地勢整潔且通西壇可爲新之詔可遣工

部侍郎錢如京督工工完上親詣廟祭明典彙

原帝王廟殿名景德崇聖之殿東西兩廡南砌二燎爐殿後為祭器庫前為景德門門外東為神庫神廚宰牲亭鐘樓又前為廟街門東西二坊曰景德立下馬牌春明夢餘錄

原太祖洪武六年建帝王廟於金陵七年始設塑像未幾遇火又建於雞鳴山之陽及文皇都燕未遑設帝王廟僅於郊壇附祭至嘉靖十年始為位於文華殿而祭

之其年中允廖道南請撤靈濟宮二徐真君改設歷代帝王神位及歷代名臣上下其議於禮部時李任邱時為春卿謂徐知證知諤得罪名教固宜撤去但所在窄隘不足改設寢廟宜别擇善地上以為然令工部相地以阜成門内保安寺故址整潔且通西壇可於此置廟上從其言次年夏竣役上親臨祭今帝王廟是也是年修撰姚淶即議黜元世祖祀李任邱亦執奏以為不可而止至二十四年竟斥去識者非之則費文通迎合也

廖中允疏以大慈恩寺與靈濟並稱欲廢慈恩改辟雍行養老之禮禮臣以既有國學為至尊臨幸之地似不必更葺別所惟寺內歡喜佛相應毀棄上是之像既毀不數年而此寺鞫為鞠場邵陶兩方士以提督靈濟等宮領天下道教入銜矣任邱先已測上意故存此宮智哉野獲編

增世宗肅皇帝之九年命建歷代帝王廟如留都越歲廟成上親詣致祭厥後歲春秋遣大臣祭廟在阜成門

內大市街之西故保安寺址也廟設主不像廟五室中三皇伏羲神農黃帝座左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座右禹王湯王武王座又東漢髙祖光武又西唐太宗宋太祖凡十有五帝廡從祀臣四壇東一壇九臣風后力牧臯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二壇十臣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西一壇八臣鄧禹馮異諸葛亮房元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二壇五臣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凡三

十有二臣廟初元世祖猶列十年九月翰林修撰姚淶請撤元世祖祀部議不從二十四年二月禮科給事中陳棐復請撤元世祖及其臣穆呼哩等五人神主得旨如請而南京亦撤其像祀矣其帝王陵寢詔地方官春秋祀如舊制帝京景物畧

補蕭端蒙京師新建帝王廟碑 皇帝御寓二紀于茲明禮飭樂以化天下損益舊章適于中道既正二郊造九廟作明堂舉大禘立社稷敷先師懷柔百神咸秩其祀屬以古先帝王之廟遠在南京其于崇享之意闕而未備乃詔于京師立廟歲時報祀如常儀竊惟三恪之禮肇于先王八君之祀列之祭法所以欽崇先烈求其

祀事者至矣自秦而下廢而不講者千年隋始制為常祀各廟所都唐天寶間乃以羣臣議置三皇五帝廟各一于京師高皇帝定鼎金陵緣先王之意采隋唐之制立廟鷄鳴山陽以三皇五帝三王漢唐宋及勝國創業諸主祀焉其歷代名臣自風后力牧而下凡三十七人各以其序配食于廟庭有司歲祀有隆無替車駕北徙狀壇祠廟更造並置悉如南都之故獨帝王之廟未有所立項歲乃命司空度基唐尸鳩日經之營之以成兹室蒐百年之遺典成一朝之偉觀臣竊以為兹舉也四善具焉崇德報功不闕不濫宏敎也備物盡文以褒先世廣仁也同堂而食選勞而享茂制也捜墜補廢弼成矩憲至明也有是四者不有所述其奚以示來世乃再拜為之辭曰明明天子冠德履仁粹道沕濡元化流淳創物垂範登三邁五制法與王進退今古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奕奕寢廟聿崇祀之有庭其殖有室其翼神其戾止以享以懌介我景福佑我其延子子孫孫勿替歷

年　同
野集

臣等謹按帝王廟在阜成門大街北明嘉靖間建

本朝順治二年及康熙六十一年疊奉

欽定增祀雍正二年

世宗憲皇帝親詣行禮七年重修有

御製碑文乾隆二十九年又修易蓋正殿黃瓦

皇上親詣行禮有

御製詩文俱勒碑殿庭殿內扁曰報功觀德聯曰治統

淵歛承法戒蕙資洵哉古可為監政經崇秩祀實

枚式煥穆矣神其孔安皆

皇上御書

增順治二年定每歲春秋仲月諏日遣官祭帝王廟增

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明太祖五帝增遼代功

臣呼嚕金代功臣宗翰宗望明代功臣徐達劉基等從

祀大清會典按呼嚕滿洲語手背也舊作斛羅今改

增順治二年定致祭歴代帝王廟正殿每代設籩豆一

案五帝龕統改三案共十六案其禮神制帛仍每位一

端每案設帛篚一兩爐四位共一案末案三位一案素
帛每位一端兩爐各增帛篚二香案香鑪二其上香儀
皇帝親祭一上香若遣官致祭三皇位前三上香雍正
二年
世宗憲皇帝親祭改從
三上香儀 禮部則例
增康熙六十一年十月
諭歷代帝王每朝崇祀不過一二主或廟享其子而不
及其父或配食其臣而不及其君應將凡曾在位除無
道被弒亡國之主外盡宜入廟崇祀 大清會典
增康熙六十一年十月

諭明愍帝無甚過失國亡由伊祖所致愍帝不可與亡國者例論而萬歷泰昌天啓三君不應入祀其歷代配饗功臣有治安之世輔佐有功者應量加增補同上

增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

世宗憲皇帝祗遵

聖祖仁皇帝諭旨增祀帝王各立神牌每代合原祀為一龕增祀功臣亦各立牌位合原祀入兩廡依次安設

正殿原祀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黄帝軒轅氏為一

龕帝少昊金天氏帝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為一龕夏王禹商王湯周武王漢高祖漢光武為一龕唐太宗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為一龕宋太祖元太祖元世祖明太祖為一龕增祀夏王啟仲康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臯發商王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庚丁太丁帝乙合原祀夏共十有四王商共二十六王

為一龕增祀周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宣王平王桓王莊王僖王惠王襄王頃王匡王定王簡王靈王景王悼王敬王元王貞定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顯王慎靚王合原祀三十二王為一龕增祀漢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明帝章帝和帝殤帝安帝順帝冲帝桓帝靈帝昭烈帝唐高祖高宗睿宗元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合原祀漢共二十一帝唐共十有五帝為

一龕增祀遼太宗景宗聖宗興宗道宗宋太宗真宗仁
宗英宗神宗哲宗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端宗
金太宗章宗宣宗合原祀遼共六帝宋共十有四帝金
共五帝為一龕增祀元太宗定宗憲宗成宗武宗仁宗
泰定帝文宗寧宗明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景帝憲宗孝
宗武宗世宗穆宗愍帝合原祀元共十有一帝明共十
有二帝為一龕共增祀一百四十三君原祀五龕增二
龕共七龕東廡原祀功臣風后傅說名公奭名穆公虎

張良曹參周勃房元齡李靖許遠李晟韓世忠十有二人增祀倉頡畢公高仲山甫魏相耿弇宋璟裴度李沆王曾富弼文彥博李綱文天祥博果密常遇春楊士奇于謙劉大夏十有八人並自西廡原祀移入之夔伯夷伊尹鄧禹諸葛亮郭子儀曹彬宗翰穆呼哩徐達十人共四十人西廡原祀力牧周公旦太公望方叔蕭何陳平杜如晦張巡岳飛九人增祀仲虺呂侯尹吉甫劉章丙吉馬援趙雲狄仁傑姚崇李泌陸贄斡魯呂蒙正寇

準范仲淹韓琦司馬光趙鼎托克托李文忠楊榮李賢二十二人並自東廡原祀移入之臯陶龍伯益馮異耶律赫嚕宗望巴延劉基八人共三十有九人東西共增祀四十人合原祀以次分列共七十有九人同上 按博果密蒙古語包裹也舊作不忽木赫嚕譯義見前舊作曷魯今俱譯改

增乾隆元年

諭旨明建文為太祖之嫡孫纉承大統在位四年固儼然天下共主矣不繫之以謚而稱曰建文皇帝此俗稱

非史體也今明史既成著大學士九卿會議確擬具奏

隨遵

旨議准追謚明建文帝爲恭閔惠皇帝製造神牌祀於

太祖神牌之次禮部則例

增歷代帝王廟在阜成門内南向廟門三楹左右門各一前石梁三景德門五楹崇基石欄前後三出陛中十有一級左右各九級左右門各一正中景德崇聖殿九楹重簷崇基石欄南三出陛中十有三級左右各十有

一級東西一出陛各十有二級兩廡各七楹一出陛均八級廡前燎爐各一殿南

御碑亭一殿後祭器庫五楹均南向景德門外其東神庫神廚各三楹宰牲亭三楹均西向井亭一其西為承祭官致齋所廟門內東南鐘樓一圍垣周百八十六丈三尺八寸廟門外東西下馬牌各一景德街牌坊各一

正殿覆黃色琉璃兩廡青色琉璃同上

增乾隆四年議准帝王廟行飲福受胙禮停其別設拜褥二十九年奏准代祭帝王廟停其開寫尚書都統職

名將親王郡王等職名具奏請
旨著為令 同上

增

世宗御製歷代帝王廟碑文 歷代帝王崇祀之制肇於唐天寶七載始置廟京城止及三代以前而已明洪武六年始於金陵立廟嘉靖十年乃建于京師阜成門内當明初定制時議禮之臣不能通知大體崇祀祇創業之君從祀惟開國之臣自玆以後闕焉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秉大公之道折衷百代深惟祀典之

宜修康熙六十一年

特頒諭旨命廷臣詳悉從容確議具奏逮朕紹緒之初

廷議始上僖崇祀帝王二十一位今增一百四十三位

舊從祀功臣三十九人今增四十人朕遵奉

先志重書牌位諏吉入廟行祭告之禮仰惟

聖祖皇帝用意之厚立論之正夐乎不可及也夫三代

以上若夏啓之能敬承殷之太甲太戊武丁周之成王

康王宣王頌美詩書光耀史牒三代以下英君哲后或

繼世而生則德教累洽或間世而出則謨烈重光胥能致海宇之乂安躋斯民於康阜嘉言傳于信史善政式為良規至凡蒙業守成之主即或運會各殊乇身不一尚無聞於失德咸

帝命所寵綏爰及歷代名臣亦皆川嶽鍾靈為時輔佐功在社稷德協股肱比諸從龍之彦何多讓焉而尚論未詳明禋久曠其為缺畧也大矣夫欽崇往哲景企前徽明德可懷羡墻興慕睠流風之所被洵歷世而勿諼

若乃攟追遠之鴻規破拘墟之臆見自非忠厚立心寬仁為量卓識超于千古盛德冠於百王未有能論及此者典禮修明有待今日然則

聖祖皇帝之重加釐定公當周詳誠千萬世莫及之仁心而千萬世不易之定論也廟貌既新敘述本末鐫于青珉用昭示久遠焉

增

御製重修歷代帝王廟碑文　歷代帝王之祀其準古

遷廟觀德遺意而推而放之者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家以為世祧者迭遷德盛者弗毀葢就一朝為言而周禮鄭氏四類注稱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祀之繁露引為自近溯遠之明證斯正合食所權輿然漢魏以來有司具儀率求之肇迹建都而不聞立廟洎唐迄明廟立而代以專祀開創為常其制又缺焉未備

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康熈六十一年

勑諭禮官增祀苟非失德失器即蒙業守成者皆得與
饗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丕纘
先型詳定位次
臨御伊始
親詣視成著於
奎文者綦悉間考舊史所紀𢭏守難易之辨斟有折衷
定論以是對揚曩昔所爲法施于民者不克兼既其實

獨斤斤于殿于門于坊具顔之曰景德景德焉爾德故若是其偏而不舉耶寅惟

祖

宗懋敬厥德咸秩孔修觀法之所存即知戒之所寓義至深遠大雅不云乎天難忱斯不易惟王名公奭迪王祈天永命一則曰監于有夏再則曰監于有殷寢假入廟而儆統系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一自昭代槩之皆名之爲勝國有不深厪夫屋與墟之儆而怵惕動容

者哉顧于其間歷選列辟若稽古之化浹烝人治光往牒者罔不穆穆棣棣式在几筵崇異代同堂之報故於世數之遷而得其示戒于無形抑于世數之屢遷而不遷而得其垂法于有永稔乎此者覯德之意愈以畢然而興矣廟自雍正癸丑繕葺距今且三十載爰以乾隆壬午出内帑金庀而飭之故事瓴甋甃以純緑茲特易藎正殿黄瓦用昭烏奕工告訖功適届甲申季春吉祀祇承

家法躬薦新宮已為長律述事揭言其大指會所司請
製文並鍥諸碑復詳闡之如此

增乾隆三年

御製戊午季秋祭歷代帝王廟禮成紀述八韻　明禋
稽古制殷禮值秋時肅肅旂常列蹌蹌鵷鷺隨輿風開
寶扇旭日耀靈祠兩序陳鐘鼓千秋煥鼎彝羹牆增愾
慕典籍信昭垂對越嚴將祀欽承儼若思志曾希舜禹
心愧作君師代謝固天運孫曾鑑在茲

增乾隆二十九年

御製重修

歷代帝王廟告成既奉

神御復位爰以春祭恭臨式瞻實枚用申誠肅詩

三皇

五帝道功崇

歷代君王懋建中雖是乘除撫人世莫非競業代

天工由來觀德視遷廟用以陳年新閟宮更憶戴黃教

易瓦舊制以新葺廟瓦皆甃用純綠茲正殿易蓋黃瓦載聞刻羽發調桐

考經

聖祖加之位康熙六十一年皇祖考定歷代帝王廟位守成列辟並增入祀典敬法

世宗祀以躬春季皇考於雍正二年親詣行禮樂亮禮章溯古制

牲蠲幣量冀

神通落成涖止攄誠恪蕆祀虛徐仰顒駘周監在殷殷

監夏難諶葢切惕予衷

原弘慈廣濟寺東望西安門西接平則門帝王廟南鄰

乾石橋萬松老人塔北近大街寺基二十畝弘慈廣濟寺志

臣等謹按弘慈廣濟寺在歷代帝王廟東寺基二十畝今無復舊規矣

原萬安弘慈廣濟寺碑　都城內西大市街北有古剎廢址相傳為西劉村寺景泰間人有得佛像及石甃石柱於土中山西僧普慧與其徒圓洪輩圖興復之尚衣監太監廖屏以門賜額曰弘慈廣濟時天順丙戌歲也弘慈廣濟寺志

原萬歷癸未彭城伯張守忠惠安伯張元善重修同上

臣等謹按弘慈廣濟寺舊為西劉村寺金時劉望

雲建明天順初僧普慧因其址重葺之賜額曰弘

慈廣濟寺

本朝康熙三十八年奉

勅重建

御製碑文勒石并

臨米芾觀音讚及滲金釋迦觀音普賢像

頒賜寺中正殿扁曰妙明圓通戒壇扁曰持梵律皆

聖祖仁皇帝御書乾隆十二年

皇上臨幸茲寺
御製詩一首勒石殿西升
御書種諸善根扁恭懸殿内
增
聖祖御製弘慈廣濟寺碑　葢聞堂開鹿苑誇祇樹之
香林境闢鷲峰傳寶華之勝地若其清風盈丈室亦豈
在於離羣皎月映禪心初何嫌於近市正以琳宫伊邇
瞻龍象者知尊精舍非遥聽鼓鐘者易肅茲弘慈廣濟

寺夙稱名剎舊住高僧梵宇莊嚴峙鳳城之兌位唄音宣朗接紫陌之西隅古木垂蔭于階除皓鶴聞經于戺户境幽塵隔如在山林心遠地偏焉知闤闠蓮花幢内常明日月之燈栢子香中深入栴檀之海六時禪誦鐸鈴饗徹丹霄四海緇流鉢錫雲依法界藏經閣散珠聯貝葉之文説戒壇高石點雨花之偈是以駐蹕常臨於淨地揮毫特賁于禪扉睠此幽恬賞其清曠僧湛祐心通釋典志勵虔修葺陳構而維新率羣衲以遵禮住持

僧然叢克襄厥事庭宇秩然盖其教以利益羣生為本其事以修持戒律為歸朕嘉其同善之心挹彼廣慈之義俯俞敦請爰錫斯文振寶筏之宗風弘金繩之覺路用垂貞石以示來兹

增乾隆十二年

御製廣濟寺鐵樹歌　石橋之北鳳城西莊嚴淨域開招提我來白晝考歲月苔階偶撫昔人碑石龜石柱出廢址如幻具足非然疑寶構珠纓懸日月相好特表天

人師戒壇左峙授摩羯擘窠

神蹟輝雲楣戒壇内持戒律區聖祖御筆也曲廊右轉築精舍雖城

市也而幽奇庭前偓矗老幹摩挲不辨桐與楏輪囷

盤鬱戛霄漢層層旌節排神芝白足僧人稱鐵樹木疏

希見誰能知大椿散木此其類名以不壞理亦宜佷山

千歲挺不朽彼小隱耳奚堪題飽參佛定得如是熟閱

世道何紛兮天風為我吹萬慮童童葢下聊依遲

增張守忠張元善重修廣濟寺碑記畧　弘慈廣濟寺

肇自天順丙戌落成於成化甲辰迄今歷百年殿宇傾

額因與同志者於萬歷甲申孟夏鳩工修葺易朽成堅精稱完整云　弘慈廣濟寺志

增高珩重修金佛像碑記畧　弘慈廣濟寺帝城古剎也兵燹以來丹青漶漫紺宇白毫風雨剝落工部尚書巡撫畿輔提軒王公太夫人劉氏捐貲鼎新之下至法筵供器亦一一燦然康熙九年歲次庚戌夷則月望日立石　同上

增嚴我斯栴檀佛記畧　康熙中王國弼與其弟國臣得栴檀香高數尺寶而藏之江南劉拱北良工也爲刻佛像三年像始竣以辛酉之冬迎入廣濟寺供養是年十月三十日

聖祖臨幸解白悅懸像左臂焉　弘慈廣濟寺新志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五十一